

廣註

四部精華

經部
第二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二冊

禮記精華

既得合葬章

世子申生章

易簣章

子夏傷明章

孔子蚤作章

有子問喪章

秦穆公弔重耳章

悼公之喪章

杜簣章

陳子車章

周鼎章

黔敖章

原壤登木章

趙文子章

鄉飲酒義

左傳精華

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七年

秦晉殽之戰僖公三十二年

大棘之戰宣公二年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齊晉鞏之戰成公二年

呂相絕秦之辭成公十三年

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

魏絳諫伐戎之辭襄公四年

晉入齊平陰之戰襄公十八年

宋之盟襄公二十七年

崔氏之滅襄公二十七年

慶氏之難襄公二十八年

叔孫穆子之難

昭公四年

共

遂啓疆諫恥晉之辭

昭公五年

七

楚靈王乾谿之難

昭公十二年

六

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昭公二十六年

五

吳楚柏舉之戰

定公四年

四

晉鄭鐵之戰

哀公二年

三

白公之難

哀公十六年

二

禮記精華

既得合葬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註

一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孔子生三歲而父死。後復得合葬父母於防。二墓而不墳

墓。塋域也。封土為塋曰墳。墓而不墳。殷禮也。三識音志。標

世子申生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益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註

一重耳

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

二蓋

音盍。義同。

三驪姬

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妃。申生之母。後母。曾貽申生。見僖四年。

四狐

突

晉大夫。公子重耳之外祖父。世子申生之傅。

五不念伯氏之言

伯氏指狐突。蓋其次居長。當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見機。曾勸使之。

行

六子少驪姬之子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伐東山臯落氏反。狐突懼。稱疾不出。

八乃卒

難。雖而

死。

九

十

易簣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註〕

①樂正子春

曾子之門人。樂正姓。子春其名。

②曾元曾申

皆曾子之子。

③晄

古其節目好也。

④簣

音責。席也。

⑤

夫子

古弟子稱師之辭。蓋曾元不敢顯達父命。託為子春之語以勸。故為此稱謂也。

⑥革

同安。

子夏傷明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註〕

①女音汝

②洙泗

二水名。河之上。

孔子設教於西河。

③西河

龍門至華陰之地。

④疑女於夫子

言有師而不據。

師。致旁人不明其與夫子之關係。

孔子蚤作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正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殯。

〔註〕

①哲人

賢人也

②夏后氏

禹受舜禪。稱夏后氏。

③阼

音祚。東階也。古者主人升降皆由之。

④賓主夾之

賓由西階

間。主由東階。今在兩楹。故曰賓主夾之。

有子問喪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註〕

①喪謂失位去國也。敬叔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實而朝，發行賂以求復位也。②桓司馬宋向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③掇郭

外棺也。

④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

⑤中都魯邑名。定公九年，孔子為魯中都宰。

⑥荆楚本號也。

秦穆公吊重耳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

〔註〕

①舅犯

狐偃，晉文公之舅。字子犯，故稱舅犯。

②亡臣

獻公殺世子申生時，重耳避難在翟。

③稽顙

居喪時拜賓客之禮。

悼公之喪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註〕

①季昭子

季康子曾孫，名強。

②孟敬子

孟武伯之子，名捷。

③三臣

謂孟孫、叔孫、季孫。

④食食

飯也。

杜蒧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蒧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歷階。

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囊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襲良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註〕

①悼子

晉大夫荀也

②杜蕢

或作屠蒯蕢音快

③子卯

紂以甲子死為不吉之日

禁以乙卯亡相承

④

解

音志酒器可盛三升

陳子車章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註〕

①陳子車

齊大夫即孔子弟子子禽也

②定

謂已定所殺之也

③莫養於下

謂家人不得致其養也

④宰

即家大夫

周豐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渥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註〕

① 摯

音至。執物以為相見之禮也。哀公問每執半。執摯以為見周豐。下賤也。

黔敖章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註〕

① 蒙袂

以袂蒙面也。

② 輯屨

輯屨。因德而行慶也。

③ 貿貿

貿貿。無頭喪氣之貌。

④ 微與

猶言細也。

原壤登木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鯉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註〕

① 沐槨

謂治槨也。槨音郭。外棺也。

② 託

託。託興於咏歌之音。

③ 斑然

木文之華。

④ 卷然

沐槨之滑膩也。音拳。

⑤ 已

言說其交也。

趙文子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弄

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註

一叔譽

即叔向。晉羊舌肸之諱。名肸。字叔向。

二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三陽處父

晉襄公之傅。剛直自專。晉荒於夷。剛直自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改

名於董。易其班。射姑使人殺處父。

四植

剛強自

五舅犯

舅犯從文公出亡在外。將反。至河投壘。詐

六隨武子

士會也。食邑於隨。故云。

七退然

謙卑情弱之貌。

八呐呐

聲低而語緩也。女為反。讀若訥

利而不顧也。

六隨武子

於隨。故云。

七退然

謙卑情弱之貌。

八呐呐

聲低而語緩也。

女為反。讀若訥

利而不顧也。

六隨武子

九管庫

藏職也。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

解。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

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闕辨矣。不闕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

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

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

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

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仁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

賓賓者。按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按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嘔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逮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遠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

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儀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祭。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註

①羞出自東方

謂主人供于賓也。

②洗當東

謂主人設延東屋。自潔而事賓也。

③介儀

謂居賓客之中者曰介。

卿之曾仕者。來助主人。樂賓。

④三光

日光。月光。星光也。

⑤嘽肺

謂祭酒後。取組上之肺。嘽也。

⑥合諸鄉射

謂鄉大夫之射也。必

曰儀。古作遵。坐位之義。

⑦卒解

謂主人酬賓。賓卒立以據解也。

⑧合諸鄉射

謂鄉大夫之射也。必

⑨合諸

謂鄉大夫之射也。必

云合諸。

⑩工人

謂樂工也。

⑪沃洗

洗盥之。

⑫作

合作。階石也。

鄉射。

⑬工人

謂樂工也。

⑭沃洗

洗盥之。

⑮作

合作。階石也。

鄉射。

⑯工人

謂樂工也。

⑰沃洗

洗盥之。

⑱作

合作。階石也。

鄉射。

⑲工人

謂樂工也。

⑳沃洗

洗盥之。

㉑作

合作。階石也。

鄉射。

㉒工人

謂樂工也。

㉓沃洗

洗盥之。

㉔作

合作。階石也。

鄉射。

㉕工人

謂樂工也。

㉖沃洗

洗盥之。

㉗作

合作。階石也。

左傳精華

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註〕

①曹劌

魯人劌古衛切

②肉食

言在位有祿食肉者

③孚

大信也

④轍

直列切車跡也

⑤靡

音糜靡也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來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然僇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譏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子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韞鞬鞬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鉉弓矢十，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父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